

歷史與空間

■文：王江鵬

春來蒲郡

《西廂記》裡崔鶯鶯甫一亮相，便檀口輕啟道「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，門掩重關蒲寺中。花落水流紅，閑愁萬種，無語怨東風。」只是相比蒲寺，相比這天冊金輪武則天娘娘敕賜，後來又有着崔張愛情添色的普救寺。如今的蒲郡，則顯得異常的衰敗與寂寥了。

在太原讀書時，每次從家中返回學校。火車東出潼關不多時，總會與永濟市擦肩而過。當年的蒲郡，如今的永濟。千百年來，得盡了滔滔黃河水的滋潤，成為晉西南一帶依偎在母親懷裡的小家碧玉，佔盡了風流。自然而然，屢次旅途的錯肩，令人不由不惦念着這方藏身於大河之東的無邊秀色。

來到永濟市的時候，是一個春日的早晨。熙熙攘攘的小城裡，車水馬龍，喧鬧聲一如往常。然而，卻顯得異常溫馨。只是這兒，卻不是我們旅行的終點。緊促的行程安排，除了想要一訪早已因崔張愛情的渲染成為傳奇的普救寺，以及屢屢於唐詩中一露壯麗的鶴雀樓，最繫懷的則是已然萬千繁華都如煙的蒲郡——蒲州古城了。

出行之前，已於相關書籍中獲知，古書裡所習見的「舜都蒲阪」中的「蒲阪」，即在蒲州境內。確切地說是在如今的永濟市張營鎮舜帝村一帶，舜帝村舊稱「諸馮村」，《孟子·離婁篇》中云「舜生於諸馮」，蓋即指此。至今村中還保存着康熙五十九年三月穀旦，「奉直大夫知蒲州事加三級紀錄陝次童仲敬立」的「大孝有虞舜帝故里」碑。此後，歷周秦漢魏，這方土地的行政稱謂屢有變更。然而不論如何變遷，新的稱謂裡「蒲」字卻始終保留。直到北周時，方正式更名為「蒲州」。爾後，這個名稱便一直沿用了下來。而唐代蒲州城的無限繁華，更是成為這座城池的榮耀。此後千年間，王朝更迭。蒲州古城卻一直修繕沿用了下來，治所也幾乎從未離開過蒲州城。直到民國三十七年，也就是運城戰役結束後的次年。當時的永濟縣與虞鄉縣被合併為永虞縣，縣治遂方從蒲州城正式遷出，設於兩縣之間的趙伊鎮。爾後，到了一九五八年，蒲州一帶由於屬黃河三門峽水庫水利工程淹沒區，因此城中的居民們悉數遷出，只留下了一座空城依然挺立。後來由於中蘇關係的破裂，蘇聯專家撤離回國，三門峽水庫水利工程也因此未按原計劃實施。於是，坐擁着千年繁華的蒲州古城從此便告別了人間煙火，開始被逐漸遺棄，也開始一天天

荒蕪了起來。

我們一眾人抵達蒲州古城時，湛藍的天空下這座古城遠比我們所想像的荒涼與衰敗。幸而來的時候春日融融，四處叢生的嫩草，夾雜着些不知曉名字的小花，給這座古老的城池平添了些許生氣。當年固若金湯的城牆早已經隨着時光的侵蝕，隨處可以看到坍塌的牆面。最嚴重處，城牆磚也早已剝蝕殆盡，裸露出裡面的土牆。

繞着城牆周邊，走着走着便來到了古城的西門。西城牆一帶，因為沾了城外蒲津渡的光，成為衰敗的城池當中唯一一處近年來得到略加修繕的地段。當年盛唐時的蒲州古城西門，正對着不遠處的黃河，當着蒲津渡。因而，便於西門門洞上券有「蒲津」二字。也正是在西門城牆的廢墟上，望着眼前的大河滔滔，才能感受到這座城池當年的繁華氣象。門外的渡口，想必當年也是舟楫往來，商旅頻頻。也是行人如織，熱鬧非凡。在《西廂記》裡，「書劍飄零，功名未遂」的張生進京趕考，行路之間，便來到了蒲州古城西面的黃河岸邊。書生意氣，秀口如蓮，出語便道「九曲風濤何處險？正是此地偏。帶齊梁，分秦晉，隘幽燕。雪浪拍長空，天際秋雲卷。竹索纜浮橋，水上蒼龍偃。東西貫九州，南北串百川。歸舟緊不緊如何見？似弩箭離弦。」短短的六十五個字，如今讀來，與蒲州城的山川形勝，城外的黃河波濤相比照，仍舊覺得是那麼貼切。

其實，早在唐代，鑒於蒲州城地理位置的重要與城池的繁華，玄宗開元八年，便「置中都，改蒲州為河中府。」雖然後來又「罷中都，依舊為蒲州」，但從這一立一廢中也能窺見當年的蒲州的重要性。《舊唐書·地理志》裡便有蒲州「又與陝、鄭、汴、懷、魏為『六雄』」，（開元）十二年，升為『四輔』」的記載，可供印證。同時，也由於蒲州城「在京師東北三百二十四里，去東都五百五十里」的樞紐位置，因而，蒲州城也就成了當年士子們進京趕考所必經之路了。想來當年蒲州城裡的酒旗招展，來來往往歇腳的士子們的身影也必不少見。舞榭歌台，

煙柳繁華，留下的詩畫與佳話自然不少。只是像張生與崔鶯鶯那般天地間的妙姻緣，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了。

緩步走進蒲城古城，城裡早已經不是舊日模樣。當年熱鬧喧囂的街市，當年巍峨森嚴的府衙，當年書聲琅琅的學宮，當年香火繚繞的寺觀，早已經藏在了雲煙裡。如今，荒蕪的城中，取代它們的卻是雜亂開墾着的田地，是亂石，是野草，是偶爾一見的魚塘，是碧空裡喧鬧的鳥雀。所幸的是，古城中央的鼓樓依然矗立在原地。儘管翹角飛簷雕樑畫棟的樓閣早傾頹殆盡，只剩下磚土結構的主體建築，剩下嵌在樓門上的那方「迎薰解廬」的匾額，令偶爾造訪此地的遊人遐想與憑弔。不過，站在這座城池的中心，遠望着四面斷斷續續的城牆。當年盛唐時的錦繡與榮光，依然能夠想像得到。

從蒲州古城離開時，天色已近黃昏。殘照中的古城池，浸在晃動着的夕陽裡，顯得格外的耀眼與荒涼。除了烈烈隨風作響的野草，箭一般沒入高柳的飛鳥，迴盪在耳邊的卻是《桃花扇》裡蘇昆山的感慨，「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，秦淮水榭花開早，誰知道容易冰消！眼看他起朱樓，眼看他宴賓客，眼看他樓塌了！這青苔碧瓦堆，俺曾睡風流覺，將五十年興亡看飽！」

於洪武四年重築的蒲州城牆，基址卻不出唐時的範圍。歷經明清的修繕，最終於上世紀革故鼎新之際，連帶着城池一道被廢棄。於今，也該有五六十年的了吧！



■斷壁殘垣。

網上圖片

文藝天地

手寫板

■文：王 淼

捉蜻蜓

說起來游泳，另外還有一個樂趣，就是捉蜻蜓——小城裡的池塘和河溝是我們這些「野孩子」最喜愛的流連之處，也同樣是蜻蜓們最喜愛的流連之處。

捉蜻蜓自然是需要一些技巧的。對付靜止的目標，主要靠「捏」和「黏」——前者是發現停落在草叢樹木間的蜻蜓後，躡手躡腳地靠近目標，出其不意地捏住牠的尾巴或翅膀，但蜻蜓長有複眼，視覺很靈敏，即便小心了再小心，成功的概率也並不算太大。後者是拿一根長長的竹竿，一頭放些熟柏油或麵筋，看到棲息在高處的蜻蜓後，用「黏」的方法將其拿下。一般而言，對付靜止的蜻蜓大抵只是這樣了，對付飛翔中的蜻蜓，我們常用的辦法則不外「拍」和「引」兩種。所謂「拍」，主要用來對付在半空中成群結隊飛行的蜻蜓，用一把大掃帚迎着蜻蜓的隊列拍下去，不管是否瞄得準，或多或少總會有些斬獲。不過，舉掃帚卻是個體力活，力氣小了絕對不辦。所謂「引」，就是先捉來一隻雌蜻蜓，以細線繫住尾部，然後用小棍挑起來，在半空中不停地舞動，引誘那些好色的雄蜻蜓。真是色字頭上一把刀，果然有不少好色之徒稀裡糊塗地上當被執。

蜻蜓的種類很多，我們根據大小和形色的不同，為牠們取了各種各樣的好聽的名字。其中，比較稀見的有「火車頭」、「大鐵棍」、「花老虎」幾種，物以稀為貴，牠們飛得高，且從不會輕易落腳，故最為難抓，也最為我們所珍視，若誰有機會抓到了牠們，總會洋洋自得地拿到大伙面前炫耀一番。另外，還有「二半大」、「紅辣椒」之類，就屬比較常見，也很容易上手的貨色了。至於抓到的蜻蜓，那些比較常見的，起初我們一般會拿去餵雞，後來聽說雞吃了蜻蜓會變得越來越瘦，我們便將牠們放進一個箱子裡，讓牠們相互掐架，玩到意興闌珊，也就敞開箱子，任牠們飛走了。對於稀見的蜻蜓，我們會把牠們放在蚊帳裡，讓牠們去吃蚊子，卻常常無端斷送了牠們的生命。

那些夏天似乎總是很漫長，在池塘河溝邊，在烈日炎炎下，我

似乎總是過着悠悠如少年的日子。當然，樂極生悲也是尋常的事情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光頭，光背，光腳，左手提一個鐵桶，右手握一條竹竿，與一個小夥伴逡巡在河溝邊。當我們走到一處拐彎的地方時，剛好同正在到處尋找我的爸爸打了個照面。我毫無防備，一下子手忙腳亂起來，不僅手上的鐵桶和竹竿「鏽」然落地，我自己也嚇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爸爸當時並沒有發脾氣，反而和顏悅色地告訴我：「你只要聽話，好好走過來，自然什麼事情都沒有了。」

我一路膽戰心驚地跟隨爸爸回到家中，原以為爸爸已經消氣，卻不料他突然變臉。這頓揍自然又免不了，而一貫不捨得打我的媽媽非但不勸阻爸爸，反而火上加油，可見他們對我泡池塘、捉蜻蜓的種種作為，是何等的深惡痛絕。爸爸後來告訴我，他之所以當時隱忍未發，也只是怕我掉進河溝裡而已。



■蜻蜓

網上圖片

心靈驛站

■文：翁秀美

幽的情致

端筆，寫下一個幽字，細細打量，只覺恬靜安閑，似那迷蒙蒙的淡煙流水，蔥蘢的茂林修竹。無限的深邃與寧靜裡，透出極其清美的情致，含蓄不盡。

且看，筆尖處，如開一條小徑，落筆繽紛，一路有「山光悅鳥性，潭影空人心」的深幽寧靜，有「柳徑無人、墮風絮無影」的似有若無的清淡輕明，千回百轉處，是綺綺邊紅燭搖曳的淺淺相思，是重簾裡篆香繚繞的淡淡清愁。

這相思與清愁裡，似乎看到易安居士於菊花叢中望西樓，醉秋風，佳信不來，人比黃花瘦的孤單身影；沁芳亭寶黛共讀《西廂》，桃花瓣瓣地落，彼此兩心相印，又深深埋藏，欲吐無辭的幽微心事。

幽，有悄悄的無處不在的寂寞與寧靜。是鳥鳴數聲，滑過清晨；是斜陽一縷，相送黃昏。月下呈「桂華流瓦」的清明，渡頭具「小舟自橫」的靜美，令觀者沉醉其中。

每公個石凳小坐，定會仰望青天之上的高大樹木，主幹粗壯黝黑，其上氣根垂掛，青藤攀爬，樹冠遮天，一樹便如林。陽光照過來，樹影下草色深綠，綠得清幽；風來了，柳葉輕翻，晃動着陽光，晃動着我的眼睛。近旁株株蘭草，葉片修長，隨風頷首，安靜自持，品似空谷幽蘭，間或有葉，趁着風舞一番，翩然飄到草尖上、花根下，慢慢終老，融入泥土。

幽，亦有獨特的氣韻和姿態。深山險壑，絕壁立孤松，野石過清流，孤獨，又不孤獨，山鳥自由往返，山花自在開落，無須誰探看，不望人垂青，不譁眾取寵。原野庭園，遍地草本木本，松柏，年年長青；木槿，朝開夕落，各有其風姿與精神。在世界的角落裡，在自己的世界裡，不爭不鬧，不喜不悲，獨成優雅美妙的自然小品。

王維的山水詩，靜景極美，素月，桂花，山鳥，修竹，一幅一幅皆有迷人的靜謐的意境。東坡筆下的詠花之作，有清妍之姿，更有孤高之格，海棠長篇詠道，「……只有名花苦幽獨。嫣然一笑竹籬間，桃李漫山總粗俗。」「清寒入花骨，亦自惜幽姿」的雨後牡丹，因自持自惜而自成高格。詠《甘菊》詩云：孤根蔭長松，獨秀無眾草。讀菊根寒不搞一花獨秀的堅貞高潔。花之高貴孤獨與詞人的志節襟懷相契相合，澄淨清潔。

逢月夜，不必處幽林，依泉石，但聽琴一曲，亦覺清幽。琴韻古雅深奧，婉轉深沉，有一種孤潔幽僻的高尚情懷。琴韻的本質是一場靜。琴聲緩起，悠然盪開，四下裡頓覺靜謐。琴為心聲，彈者須靜，心靜才能韻圓。孔明先生能於城樓上焚香端坐，撫琴退敵，皆因心靜如止水。

雨來時，世界極靜。大地不再狂躁，植物收了喧嘩，湖水平了皺紋，綿綿不絕的雨，伸手可觸，令人覺得和自然貼得這麼近。雨是可看、可聽、可寄托的。細雨暴雨，都如細密的網，網一個清幽的空間，人在其中，不聞噪雜，不見紛繁，獨自享有一方寧靜，在寧靜中又觸發無數靈感，瞬間能入畫，兩步可成詩。

幽靜的古鎮，彷彿時間慢慢臨摹的一幅畫，老屋門上的搭扣，青石縫中的苔衣，井台邊繩索勒過的道道痕跡，房樑上彩畫透出的點點風情，都是塵封已久的寧靜。你來，你不來，它都不在意，今天加點瓦松，明天添棵垂柳，大紅的燈籠點綴面面白牆，淺笑的桃花依依疊疊青瓦，流水低回，船影穿棧，櫓聲啾啾。又有叮叮咚咚、嗚嗚咽咽，琵琶玉簫，經誰的妙手，誰的清口，隔水傾聽，竹肉相發處，婉折輕柔，一唱三歎，風雅清韻天際也留音。問昆曲幾時生、評彈何時老？惟多情好風來四面，伴我小橋獨立，便立一輩子，也是情願。

願——裁一段这般的美好情致，縫進我的日子，濾去浮華，安然沉靜，在平凡老去的時光裡，守一顆恬淡之心，抱一份幽遠情懷。



■蕭紅與端木蕻良。 網上圖片

話說1940年1月19日，蕭紅與端木蕻良從重慶飛到人生地疏的香港，其後一直不斷搬遷，真是飄泊不定；他倆最初住在諾士佛台一間向南的房子（戴望舒在兩人剛抵港就來過這裡探訪），有個大陽台，空氣好，對蕭紅的身體大有好處；但不多久就搬到諾士佛台三號二樓，房間對面是《經濟雜誌》主編許幸初的辦公室，許不常去，他們可用那兒的電話，亦可在那兒接待訪客。

據端木及其第二任妻子鍾耀群（兩人在1960年結為夫婦）所述，翌年二月中旬，由於諾士佛台三號要調整房子，蕭紅與端木搬到樂道八號，那是時代書店二樓的一個不到二百呎房子裡，只有一張大床，一張大寫字枱，兩人面對面而坐，各自寫作。《時代批評》及時代書局的負責人周鯨文、美國作家兼記者史沫特萊（Agnes Smedley）、薩空了的妻子金秉英、詩人柳亞子等人，都曾到樂道八號探訪蕭紅。

1941年二月下旬，香港文協分會在思豪大酒店開茶會，歡迎史沫特萊、夏衍、范長江等來港，蕭紅跟史沫特萊上世紀三十年代在魯迅家中見過，故此由她當主持，她只作禮節性的歡迎，並無多談。史沫特萊不多久就到樂道八號探訪患上結核病的蕭紅，說香港也不是久留之地，不如去南洋；她通過何鳴華主教，聯繫了瑪麗醫院，隨時都可以去檢查、治病、住院；她又安排蕭紅到香港主教學公會主教何明華（Bishop Ronald Hall）的玫瑰谷暫住休養。

其後蕭紅在瑪麗醫院（及養和醫院）治療，她在瑪麗醫院的病房有一個臨海陽台，面對無垠的大海，陽光明媚，空氣清新，蕭紅很喜歡，據鍾耀群在《端木與蕭紅》所述，蕭紅忽發奇想：「要是端木也能搬來和她同住，那該多好！並對端木說，以後出院了，也找一處臨海的房子住」。

有一回，柳亞子到訪樂道八號，其時蕭紅剛出院，端木怕她太累，讓她臥床，又對她說：「柳先生是長客，不會介意的。」柳亞子說：「我可以把椅子挪到床邊來談話。」端木忙將柳亞子的坐椅移到床邊。他們聊了起來。柳亞子聊了一會兒便到書桌旁，提起筆贈詩與蕭紅：「謬謬書郎莫萬華，溫馨更愛女郎花。文壇馳聘聯雙璧，病榻殷勤侍一茶。長白山頭期殺賊，黑龍江畔漫思家。雲揚風起非無日，玉體還應惜餐華。」

蕭紅在瑪麗醫院治療時，端木在家裡起稿，有一晚，外面正在打風，忽然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，說「蕭紅病危」；鍾耀群的《端木與蕭紅》記有此事：端木立刻趕到海邊，輪渡停了，有老船夫划船過來，問是不是要渡海？端木忙說：「要渡海！」老船夫問：「給幾多？」端木說：「你要幾多就幾多！」到岸後，端木抽出一張十元港幣說「不用找了」，便上岸叫車直奔蕭紅病房去了——這一幕，也出現於許鞍華執導的《黃金時代》。



■幽林。

網上圖片

浮城誌

■文：星 池

珍惜

凝視在廚房窗外搭建的棚架，竹枝井然有序地團結起來，給人穩固而可靠的感覺。煤氣公司的人員徐徐從窗戶爬出去，經早前定期的到訪檢查，確定必須更換牆外一段銹蝕的喉管，以免洩漏氣體，發生意外。待工程完成後，不一會兒，棚架已被技工熟練地拆卸，恍若微風忽然吹皺湖水，須臾已如鏡平，沒留半點痕跡。此外，尚有房屋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開始實施的「強制驗窗計劃」，達十年或以上的樓宇，須適合資格人士為屋內所有窗戶進行檢驗及修葺。居於現址逾二十年，樓齡漸長，要維修及關注的地方難以避免愈來愈多，卻依然感到，仍身處一個充滿感情及回憶的安樂窩。

這些年來，附近的商場已逐步翻新，店舖亦不斷地迅速變換，與腦海略為泛黃的昔日影像相距甚遠，往事只能淡淡回味。縱然如此，橫過馬路，踏進居住的屋苑範圍，猶幸回家的道路未有變遷。或許，腳下的磚頭也曾換新，但是直道及彎路，依舊是如此

親切且熟悉，欣喜多年來，能以相同的步伐節奏返家，有屬於自己的地方，實是幸福。深明在香港，能長期安居在一個地方，絕非理所當然的易事。聽聞租住房屋的人們，會因負擔不起添加的新租金或不獲業主續租，往往需持續搬家，在全港各區不停移動，難以讓心靈緩緩在某處落根。

此時，憶及今早於大堂牆壁瞥見的一張通告，提示住客，三號升降機將於某天暫停使用半天，以便更換主纜及作維修。近來，搭乘此部升降機，確實會於一些層數運作得不太暢順。雖則樓宇已舊，定必不及新建的大廈光鮮而壯健，不過，曾在每寸地板撒下的記憶，卻可種出繁花，絢麗耀目，花香四溢。歲月如流，產生的濃郁感情，能填補居所已舊的不足。

樓宇會舊，人也難免會老，不再健步如飛，記性未及往昔。不管如何，對身旁年邁者的感情，只會隨年月堆積得愈來愈厚，珍惜相處的日子，毋忘那份暖心的感覺。